

反向

一則訊息傳來。

「女兒。」

已讀未回。

一天後，一則訊息傳來。

「女兒。」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沒事。有沒有吃飽？」「有啊。」

「恩。」

三天後，訊息傳來。

「女兒。有沒有瘦下來？」「問這個幹嘛？」

「問一下不會怎樣。」

已讀未回。

……不知多久，訊息傳來。

「女兒。」

底下接著傳來可愛貼圖，角色一下高一下低地打招呼，心緒也隨著一起一沉地靜默。幸好手機能從訊息介面直接看到內容，不用特地打開聊天室，對面也無從知曉我有沒有看到，連懷疑「已讀」的功夫都省了。

手指把訊息往左一滑，按下關機鍵，螢幕黑黝卻反著光，映照出我冷漠的眉眼。如此反覆無數次，冀望隨著生活流逝這等難言的心緒能沉澱。我想，這世界只有我將母親視做洪水猛獸，對著她的來處反向奔走。

那不過是一個尋常天，藍白相間的重機停在家門口，看著那人被請進家裡，爭吵聲從細流漲潮至洪水。撇下手中殘有餘熱的躲避球，邁著小腳跑回家。開門，抬頭，祖父母與母親之間，一串鑰匙騰飛，夾帶警察恩威並施的隨語，伴著斜灑而入的正午朝陽，母親晶瑩的淚珠，祖父母陰鬱的面孔，我似野草般看著。

開戰的序曲從何時起，我不得而知；不見硝煙的唇槍，熄鼓的舌戰，我窺見了分毫；最終，一同參與毀滅前的最後一餐。右手邊的家人心思難辨，但是其橫眉豎目，總歸無法美麗；左手邊的家人對佳餚毫無心思，或許吃不慣，形單影隻地低眉垂目。

我抗拒眼前的餐食，但是他們各懷心思，無暇顧及我的存在——食之無味，嚼爛入口都是那般冷，如同最後時刻，那個辨不清的懷抱。

她離開了。

艷陽高照，母親的未接來電掛在訊息欄最上頭，我撓著未清醒的腦袋，腦中話語斷斷續續，惟總結都撇不開「麻煩」二字。盯著那則通知，一秒，兩秒，瞳孔偏離，轉身下床，把一切模糊不清隨著清水洗淨，流入排水孔，丟了。

法律是公正且留有餘地的通則，自父母和離後，母親每個月都有幾次機會來見我。看著一輛機車載著一道麗影從遠處而來，很快，但也很慢——機車高速奔馳，但是思念之情總是遲至。

要是母親有提前通知，我會蹲在家門前的小巷道上，瘦小的身子使道路都顯得龐大。眼波流轉，一輛又一輛車體經過，颳起的風捲著枯葉遠走，突然眼底發澀，我低頭揉了揉雙眼。陽光灑落，但是我呆愣的面孔飛揚不起一絲欣喜，或許在醞釀著思緒，預備待會的喜悅之情；但是我也心知，不是每次相逢都能完美收場。

「你到底要我怎麼做？」她哭著離開，我沒起身，沒挽留，只默默聽著機車引擎聲逐漸遠離消失。後來，我打開手機，手指上下浮動，按鍵聲密密麻麻，刪除，編寫，最後一鍵丟棄。「對不起」三字我打得緩慢，發送，無其餘言語。再多的話語都填不滿時間的空白，裂縫無法控制地擴大加深，無數隙縫徒增，是否能填滿，是否能回復原狀？答案瞭然。

我們有種默契，我不過問她的工作，她的生活；我不傾訴我的日子，我的情緒。隔著一層紗，輕輕一撩便能看清對面，我不曾伸出手，她的身影虛幻朦朧，隨著時間淡了身體界線，明晰到模糊，我始終無意窺視。她或許嘗試過，試著穿過眼前白紗，儘管我早已經轉身離去，或許她知道吧，如果她願意接受。

朝日高懸，外頭巷子中笑聲、尖叫聲陣陣，孩子們在玩鬧。隔著窗框，嘻笑打鬧，好不熱鬧，我也曾在那，蹲在一隅低頭凝視柏油路，凹凸不平黑灰遍佈，正如心神間海浪卷濤的暗礁。當時雲層下壓，抬頭仰望，只覺景色沒有往常明麗，沉甸甸的死寂，我在墜落。

母親第一次在外頭住的小房間是朋友協助而來，就算外頭明亮，沒有燈光的內部依舊陰沉。第一晚我睡在她身側，天花板油膩不堪，破舊且狹小，母親規律的呼吸聲成為搖籃曲，意識遁入深海。

回家後，我把母親情況跟父親說，原先只是隨口一提，結果父親不斷追問細節，甚至載著我一邊指路一邊奔途。最終我蹲在母親公寓外馬路旁，等在機車邊

上，父親交代我後便急忙衝進樓裡。車流來來往往，引擎聲、喇叭聲、談聊聲交織迴盪，隱約聽到爭吵，模糊在風裡。對面廟堂，炷香筆直，白煙迴升。紅燈停，綠燈行，在車與車的間隙，煙霧在消散，我應當是幻聽了。

一陣子後，父親黯然走出樓外，我搭上座椅，忽視不發一語的父親。

當時不知什麼是厭惡，未曾品嚐怨恨，離別倒是來得猝不及防。父親顧自騎著老舊機車，大概是默認往後的毫不相干。只是我不明白，為什麼要在簽訂後，筆尖已然落下後，仍苦苦挽留？涼風拂過臉頰很是涼爽，母親公寓外頭的舊窗依然是暗的。

一聲震動打碎笑語，響在耳側——手機裡有一通電話打來，母親的名字高掛最上頭。「要接嗎？還是不接？」我思索著，最後按了確認。

「恩。」「恩。」「有吃飽。」

母親在最後問了句：「你這次會搭飛機來看我嗎？」

我毫不猶豫，「再說吧。」

嘟，電話掛了。

「女兒我好想你。」

「你之後能不能對你媽好一點？」

高二時，我在補習班廊外接到母親的電話。她生病了，暫住在阿姨家。或許相思成疾，或許原先身體就不好。她滔滔不絕地傾訴苦悶，她們戳著脊骨指責我的不孝，我垂眼盯著鞋面。舊了。

站在那兒，我覺得思緒在分裂，一方舉著手上罪證，明明白白寫著冷漠，一方斜眼旁觀，舉手指向我的心臟，空空蕩蕩沒有餘音。如今她只知道懷抱著滿腹的慈愛，不知我要不要。

掛了電話，或許眉間的煩躁凍結了空氣，朋友皆是不發一語。

在這段關係裡，從來都是母親自顧自走來，我只會杵在原地，我明白。我們都在兜著圈子，忽遠忽近，維持著隔紗的距離。我欲走遠，卻又走不遠，一條線從出身起就繫在身上，一齊出身的臍帶、相似的面貌、另一半基因，我能走多遠？

逃吧，跑吧，走吧，向著她的來處反向而行，駐足遠方。儘管背負不孝罪名，儘管彼此間空洞的、荒廢的裂隙無法修補，儘管要用一生來彌補她的恩澤。

她不曾知道我的喜好，我的生活，我的情緒，她只有傾軋在我身上沉重的愛；我不曾知道她的興趣，她的生活，她的苦悶，我無法也拒絕接住她的親性。劃分，遵守，這獨屬於我的合約。

「女兒。」父親叫我。

「怎麼了？」我轉頭看著他。

「你討厭妳媽嗎？」他緩聲說著，以溫柔的眼神

「可能吧。」思索片刻後我回答他。

父親黑髮參著白髮，面祥慈目。往常說到母親時語氣夾著嬉弄，但更多的是無奈；現在，話語間毫無情緒，大概是釋懷了。我有時嫉妒，有時感慨，父母子女間的情感牽連，不是我獨自一人得以參透。

相隔海洋，母親在另一頭，她會如何生活，如何航行，我無意探究。不過是在海洋上偶然相遇的船隻，作為命運路上，背道而馳的熟悉的過客。